

# 《小小的我》徘徊在文艺和商业之间



天天娱评

□火锅

看电影《小小的我》，发现这部影片的导演杨荔钠是贾樟柯《站台》(2001)中的女主角之一，困于小城，勇敢莽撞，跳舞，对着远去的火车嘶吼。

后来杨荔钠拍剧情片，看得出她明确的作者野心，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有规划性，2022年的《妈妈！》原名是《春歌》，为的是和前面两部《春梦》(2013)《春潮》(2019)统一起来。《春》系列全部是编导合一的，《小小的我》是她第一次执导非自己编剧的作品。不过编剧也是女性——游晓颖之前最成功的两部作品，都是和女导演合作的。一部是和张艾嘉合作的《相爱相亲》(2017)，一部是和殷若昕合作的《我的姐姐》(2021)。当然，游晓颖也和姜文合作男性成长电影《英雄出少年》，也许春节档就能够看到。从《相爱相亲》和《我的姐姐》两部作品看，游晓颖善于讲述女性在新与旧的冲突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过去一直讲述女性故事的女导演和女编剧，的确创作了一部以男流量明星为中心的电影，这一点确凿无疑。不过，从《小小的我》回看，杨荔钠的每一部创作，其实都是有目的地从作者电



影向商业电影的有序撤离。在有目的地进入商业电影体系、让渡自我表达欲望的同时，杨荔钠其实在《小小的我》中又保留了一点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我看杨荔钠的作品，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矛盾性。表面上看，她讲的都是女性的代际关系，男性几乎都是缺席的——而缺席的男性却一定是影片中最重要的或者最完美、最被女主热爱的那个人。《小小的我》主角是男流量明星。在杨荔钠的作品中，始终隐形的男性第一次出现在

银幕的中心位置。但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中的“父亲”仍旧是缺席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春和的父亲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他惶恐地出现在母女剑拔弩张的时刻；第二次他出现在幼年的春和将自己放置在行李箱中、父母到处寻找未遂的场景中，他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春和妈妈的那句关键的话可以被说出：“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他了，是不是日子就可以好过一点？”第三次他出现在春和妈妈二胎生产之后。在春和的世界中，所有

的爱恨都只和这个家庭中的两个女性有关。

因此，在杨荔钠的新作《小小的我》中，即使男性成为主角，然而“父亲”角色突兀的缺席平衡了性别的分量，两张极为相似的女性的面庞占据银幕的中心和春和的世界。她们延续着杨荔钠的世界中一贯相爱相杀的母女代际关系，尤其是春和的外婆，强大，通达，独立，充满人生智慧。

这部电影是带孩子一起看的。孩子问：妈妈你觉得这部电

影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他又自己回答说：有一点像商业片，因为下一步总是和我猜的一样；但是又有点像文艺片，因为节奏很舒服，没有那么赶。没错，这个片子有一些非常商业的地方，比如说公交公司演讲段落，这可算是好莱坞电影带给全世界电影的陋习。但导演也在某些地方保留了文艺片的节奏，比如刘春和吃牛轧糖噎自己，长镜头的漫长带来典型的文艺片气息；又比如外婆在得知女儿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在房间里起舞的逆光镜头。拍得很美，但因为都是熟悉的配方，所以并没有那么惊艳。

四字弟弟的表演比想象中好得多，甚至能拿来和《绿洲》中的文素丽相比——但与其这么讲，不如说《小小的我》是一部女性导演一步步从作者电影进入商业电影领域的电影。一群女性创作者围绕一个男明星创作，并不代表这不够“女性”。许鞍华说：无论怎么拍，导演我都是女性。戴锦华也讲：当我们强调女性的性别立场，必须联系着女性的性别经验的时候，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限定了女性电影的题材、表达和立场。这有“画地为牢”的危险。我同意她们的说法，因此不觉得女性导演讲述男性故事有什么不妥。女性创作者可以在电影中表达一切她们想表达的生命经验，而不应被限定在性别经验的范畴之中。

(作者为文学博士，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

## AI绘画、音乐、视频现象级工具迭出

# AI向艺术创作快速渗透，谁执“神来之笔”

### 一曲成名 “无名之辈”有了主题曲

今年元旦，米哈游旗下开放世界冒险游戏《原神》发布5.3版本《炽烈的还魂诗》，来自提瓦特大陆纳塔地区的“火神”玛薇卡和来自至冬地区的愚人众执行官“队长”迎来高光时刻。

“火神”“队长”都是原神团队用多个版本铺垫的人物，拥有大量台词和动画演出，甚至有自己的主题曲。令人意外的是，一个并未过多着墨、甚至没有形象的角色，通过一首极具传唱度的AI二创歌曲而火了起来，它就是“蛇王”奥奇坎。

奥奇坎的故事零星散落在开放世界的各处文本中，需要玩家探索获得，将文本输入音乐生成模型Suno AI并选择相应曲风，一次可生成两首歌曲。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加持下，奥奇坎的故事很快被传播开来，并拥有了不输于“火神”和“队长”的人气。

歌曲的“破圈”能力不容小觑：《原神》2022年出圈歌曲《神女劈观》的B站播放量已近3600万；米哈游另一款旗舰作品《崩坏：星穹铁道》上个版本匹诺康尼的主题曲《不眠之夜》的B站播放量已达4300多万；而今年上线的《绝区

“留给我们的唯一一条路，那就是希巴拉克的道路……”这首由Suno AI创作、于今年元旦上传到哔哩哔哩(B站)的歌曲《奥奇坎金曲》成了爆款，目前播放量已突破250万，也让向来“低调”的AI作曲在人们面前“秀了一把肌肉”。

Midjourney、Suno、Sora分别是AI绘画、AI音乐和AI视频的代表软件。随着这些现象级工具的出现，AI正快速渗透到越来越多艺术创作领域。有意思的是，三者的大众影响力大相径庭，Sora发布对人们的冲击力最大，而抵制AI绘画的呼声则最高。

零”，米哈游甚至会给每个出场角色专门定制歌曲。

### 有手就行 AI艺术创作已成风气

AI作曲真的有手就行？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3D动画系主任、AI创作“发烧友”徐一然现场演示了用Suno AI作曲的全过程。最简单的操作只需两步：文本填入对话框，点击开始即可，一次能生成两首歌曲。如果想要生成更有个性的歌曲，可将文本按照前奏、主歌、副歌、桥段、尾奏等作曲格式标注好，在提示词中写明需求，比如用什么乐曲、表达什么样的情感等，并选好曲风。

去年底，Suno AI发布了全新版本，带来两个非常实用的功能。一是可以“定向创作”，也就是用户可上传音频，比如随口哼出的一段旋律，在此基础上，AI可以续写补全为一首完整的歌，不限时长。二是可以指定声音作为

歌唱者，比如在《奥奇坎金曲》中，UP主就上传了自己的声音，而后续翻唱者则发布了各自声音的翻唱版本。

与Suno AI的迭代策略相似，Midjourney也在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更新。“现在AI绘画已经很少出现多个指头的情况了，用户也可选中局部画面进行生成。”徐一然说。

相比之下，去年被视为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王炸”的Sora却掉了队，如今AI文生视频模型的头把交椅已被快手旗下的“可灵”稳稳占据。自去年下半年起，Midjourney+可灵几乎是外网视频生成的标配。徐一然说，相较于Sora，可灵在清晰度、文本理解能力和视频长度方面实现超越。更重要的是，可灵已拿出商用产品，而Sora磨磨蹭蹭一年半后才推出面向公众的版本，市场早已被瓜分。

事实上，互联网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可灵生成视频占据人们的眼球，目前最火的是“小猫做

饭”和“手办动了”两类，观众甚至意识不到它们是由AI生成，而把它们当成是某类动画。

### 回归文字 艺术领域仍需靠人

同为AI艺术创作，大众的接受度却高低有别，其中接受度最低的就是AI绘图。《游戏研究》编辑、游戏主创王安础注意到，2022年底曾发生过一场关于AI创作的大规模讨论，主要是由于AI绘画引起的。去年，不少游戏因疑似使用AI绘画而陷入争议，但被质疑的厂家一律选择以沉默回应。

AI作曲虽存在争议，但赞赏的声音也很多。古风歌曲爱好者兔美表示，以前她根本接触不到好的作曲编曲，而且花钱请人作曲的成本很高，尽管她有作词能力，但成曲寥寥。有了AI作曲工具后，她可以生成很多作品，而且效果不差。

对于AI视频，人们似乎从一

开始就接受了它的存在。业内专家曾这样评价Sora：往小了说，是文生视频技术突破了一个数量级，可直接应用于短视频、广告等行业；往大了说，它提供了理解、重建和模拟这个世界的可能性。

为什么同为AI艺术创作，接受度却不相同？在王安础看来，主要是由于受众基数不同以及不同艺术形式的创作门槛不同。简单来说，受众基数越小、创作门槛越高，人们的接受度越高。

B站UP主“孙工普拉斯”则从创作灵感出发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绘画事实上是个体体活，从古至今，创作一幅画作少则几天，多则几年，而绘画的“神来之笔”大多是在绘画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雷同的AI作品并不能给画师提供灵感，反而压低了他们的收入。

音乐则不一样，它的灵感大多源于创作之前。当作曲家枯坐案台毫无灵感时，听听AI创作，或许能从各种音符的拼接组合中找到灵感，写下属于自己的作品。因此，作为提升生产力的工具，AI作曲无论在专业人士还是普通人群中的接受度都更高。

在徐一然看来，艺术家则是游走于人类精神认知边界的人，AI能够达到人类艺术的平均水准，但开疆拓土永远要靠人。

(据《文汇报》)